



# 蒋格 别来无恙

JIANGGÉ,  
bie lai wuyang

骆可  
/ 著



国内首部关注  
被领养少女心理

成长微剧本

虐恋小天后骆可首度执笔  
“怀恋式”青春笑忘书

一场缘于仇恨的熊熊大火 / 一段在劫难逃的年少曲折 / 十六岁，她心口刺青，用泪遗忘 / 十八岁，他缄默倔强，佯装无情  
那些发不出声的想念，未曾告别，就已诀别

只是蒋格，你还在这里，我却停留在过去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

蒋格  
JIANGE,  
die lai wu yang

别来无恙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蒋格, 别来无恙 / 骆可 著. -- 北京: 光明日报出

版社, 2012.8

ISBN 978-7-5112-2863-5

I. ①蒋… II. ①骆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70810 号

## 蒋格, 别来无恙

---

著 者: 骆 可

---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孙献涛

责任编辑: 庄 宁

特约编辑: 陌 墨

封面设计: 粉粉猫

责任校对: 张 翀

插 图: 蜥 蜴

责任印制: 曹 诤

---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 (原崇文区) 珠市口东大街 5 号, 100062

电 话: 010-67078247 (咨询), 67078870 (发行), 67078235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7078227, 67078255
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E - mail: [gmcbs@gmw.cn](mailto:gmcbs@gmw.cn) [zhuangning@gmw.cn](mailto:zhuangning@gmw.cn)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---

印 刷: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装 订: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---

开 本: 880×1230mm 1/32

字 数: 234 千字

印 张: 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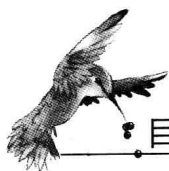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: 2012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2-2863-5

---

定 价: 19.80 元



## 目录

CONTENTS

001 第一章  
那一秒，便是地老天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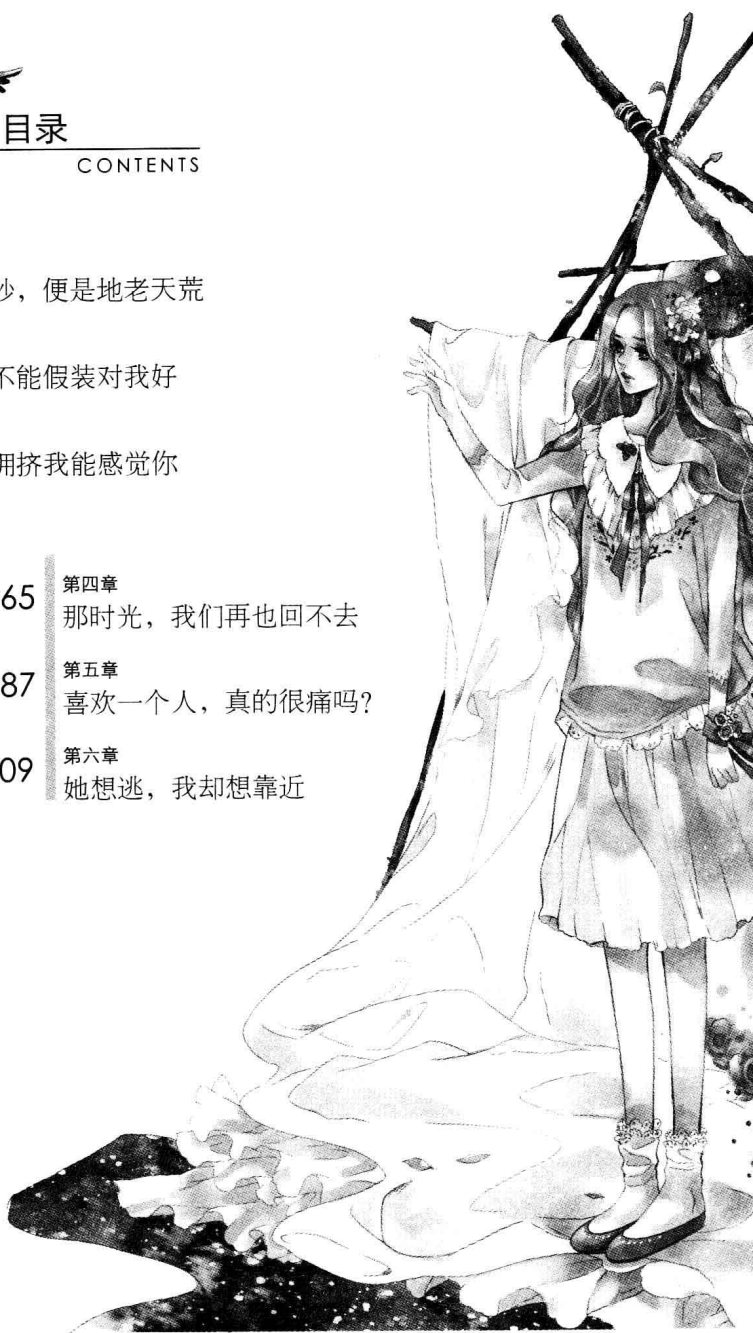
021 第二章  
你能不能假装对我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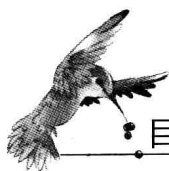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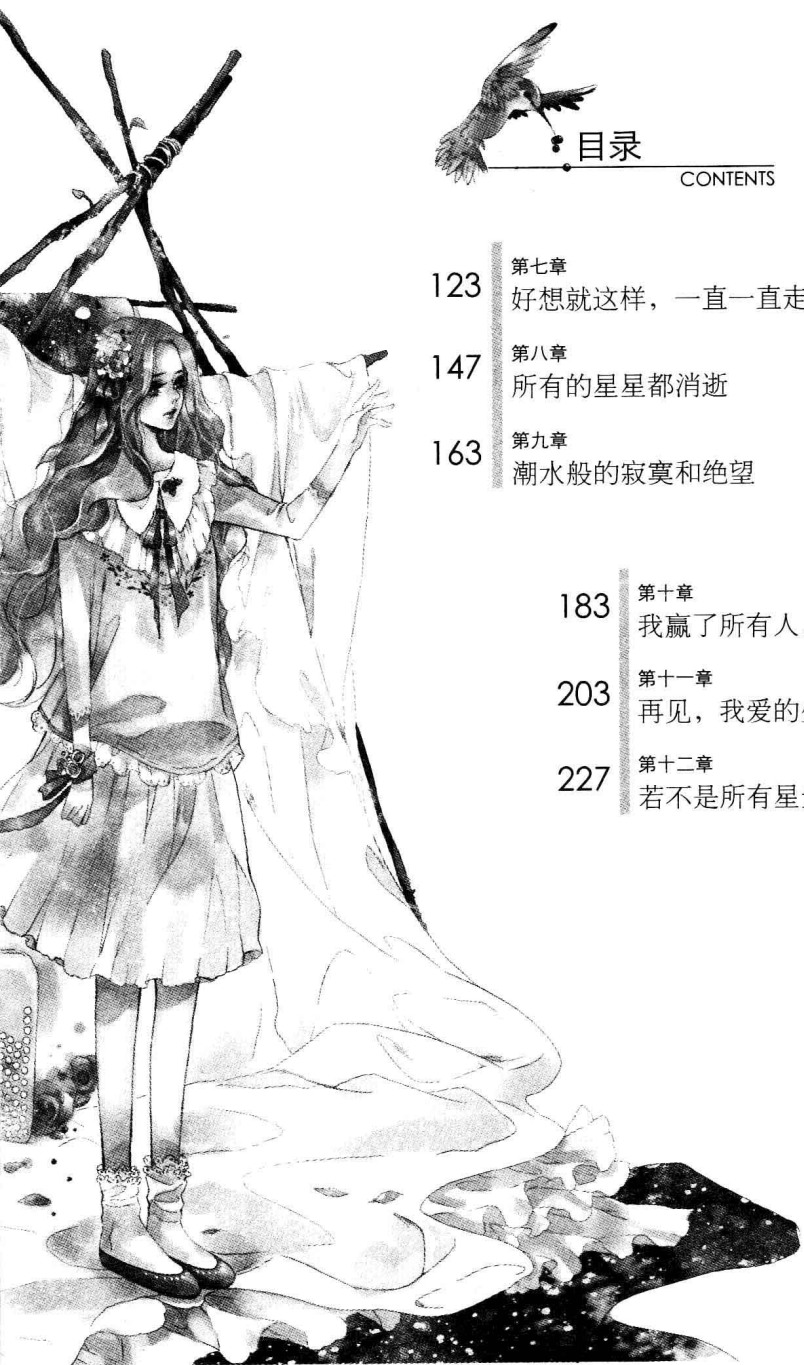
039 第三章  
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

065 第四章  
那时光，我们再也回不去

087 第五章  
喜欢一个人，真的很痛吗？

109 第六章  
她想逃，我却想靠近





## 目录

CONTENTS

- 123 第七章  
好想就这样，一直一直走下去
- 147 第八章  
所有的星星都消逝
- 163 第九章  
潮水般的寂寞和绝望
- 183 第十章  
我赢了所有人，却输掉了你
- 203 第十一章  
再见，我爱的少年
- 227 第十二章  
若不是所有星光都遥远



第一章

那一秒，便是地老天荒



不管过了多久，不管以后又有多少个日光倾城的午后，我都觉得头顶的阳光，再也没有见到蒋格的那一天，耀眼。

2009年7月23日，大暑。

我以为那只是一个节气，一个一年中温度最高的一天。却不承想，会是我所有凉薄青春的初倪，是我今后的生命中，再也无法回转的开始。

那一年，我十五岁。

那天的阳光格外浓烈，晃得我睁不开眼。无数的小亮点从树的枝丫间落下，蹦着跳着跃进蒋格眼里时，我仍倔倔地站在那里，不肯抬头。

他看了我一眼，又或者没有。我盯着被晒得滚烫的地面，看着一双匡威的帆布鞋在我身边停了又走。

那一刻，沉寂了一夏的树叶，终于有了哗啦啦的声响。

他很熟络地拉着从楼道里跑出来的向晚，语气里带着疑惑和抗拒，问：“她是谁？”

你看，他用的是“她”。我对他来说，从一开始，就只是一个第三人称而已。

就算后来，向晚和我亲昵地睡在一张床上，搂着我的胳膊说：“未央我好喜欢你！”有很长一段时间，蒋格和向晚说话时，也从不叫我的名字，只说一个“她”。

他说：“以后，她都要住在你们家吗？”

他说：“她真的是你们家的远房亲戚？”

他说：“我怎么觉得她的眼神里，都是幽怨。”



我知道蒋格不喜欢我，甚至讨厌我。讨厌在他和向晚的世界里，突然多出来的我。我像一个令人厌恶的第三者，活生生地夹在他们中间。

我是外来的侵略者，他是浴血奋战、随时准备保卫家园的战士。

我和蒋格的关系，从一开始，就是对立的。不管我怎么靠近，他只会竖起所有坚硬的刺，横在我和他之间。

哪怕那些刺，会将我伤得鲜血淋漓。

向晚仔细地端详起我来。

她看了半天，然后有了轻快的笑声，她说：“你叫未央？”

我点头。

她把头探到我面前，几乎贴到我的脸上，她说：“你长得真好看！”

这次我没有点头，我偷偷抬了眼，看到蒋格将目光转向一澄如碧的天空。

李二拐很高兴地点着钱，点到一半，又吐了口唾沫继续点。他乐得整个嘴巴都快咧到了耳朵后：“向晚爸走前雇我找的人，我可给你们找到了，咱们钱货两讫了！”

其实我不在乎是谁，又或者以什么方式，把我带到这里。可当听到钱货两讫时，心里还是扭了一下。

他说得没错，像我这种从小在孤儿院里长大，整天被一群衣着鲜亮的夫妻挑来看去的人，和货物有什么区别？

向晚的母亲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并不接话，李二拐可能觉得有些尴尬，把钱揣进兜里，生硬地咳了一声，转头走了。

这时，我才看清眼前的这张脸。

瓷白、瘦削、目光寡淡的一张脸。她穿月白色的旗袍，乌黑的头发绾成一个髻，脸上的表情淡得看不出悲喜。

她说：“未央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，向晚就是你的姐姐，如果喜欢，你可以叫我裴姨。”





我的家？姐姐？裴姨？

还来不及消化这些概念，向晚已经高兴地蹦起来：“太好了，终于有人陪我一起睡了！终于有人可以和我一起分享秘密了！”

“怎么，你现在已经有秘密了吗？”裴姨轻轻看了她一眼，然后径直上了楼。向晚撅起嘴，乖乖的不吭声了。

“可是，我……”我嗫嚅道。

我还没有答应，怎么就好像已成定局？

听着越走越远的脚步声，向晚又活跃起来，她跑过来拉我的手：“未央，你的名字真好听！”

说完，又跑过去拉蒋格：“我给你介绍，这个就是和我从小一起玩到大的蒋格！他除了闷点儿外，对人真的很好呢！”

是啊，他对人真的很好，只是那里面，从来都只有何向晚一个人。

“未央，未央，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”向晚有些小抱怨。

摇了摇头，正对上蒋格终于肯落过来的目光。那一秒，我竟想到了地老天荒这个词。

有些人就是这样，就算你低着头，就算你怎样回避，他仍能清晰而隆重地闯进你的世界。

他不算是那种特别好看的人，却可以一眼入心。

他有着薄薄的嘴唇，细长的眼睛。他站在那里，微微地扯起嘴角，笑了笑。

后来无数个夜里，无数个他对我冷漠、对我误解、对我失望的瞬间，我都会想起眼前的情景。

也许，正是因为这个笑，才是我留下来的全部原因。

向晚把蒋格留在客厅，拉我进去洗澡换衣服。

她放了满满一浴缸的水，里面滴上好闻的沐浴露，又扔了一大堆玫瑰花瓣后，才拍拍手，一回头看到仍傻站着的我：“怎么

还不脱衣服？是不是想让我帮你脱啊？”

“不用，不用。”我忙摆手。

我和向晚根本不熟，甚至有些陌生。

可她还是跑过来作势要帮我脱衣服，我吓得直躲。她追过来，要来挠我痒痒，我不停地求饶，她更肆无忌惮起来，用手把浴缸里的水弄了我一脸……直到隔着道门传来裴姨的声音，她才挤眉弄眼停了手。

“你慢慢适应就好了，她这里有点儿不太好。”向晚指指脑袋，做了个“嘘”的手势。

“自从我爸去世后，她就一直这样。”她的语气淡下去，可一转眼，又高兴起来，“现在好了，我终于有个可以说话的伴儿了。”

我心里，突然就狠狠地疼了一下。
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怎么去接话。我多希望此刻站在我眼前的人，是安安。那个和我在孤儿院一起长大，我握着她的手，说要永远和她在一起的安安；那个说要我陪她去看烟花，一场大火就失去踪迹的安安。

等我洗完澡，穿上向晚为我准备的小熊衣服出来后，她正站在凳子上，仰着头把水蓝色的窗帘换下来，重新挂上金色的向日葵图案。

眼看着最后一个挂钩马上挂上，向晚却在凳子上晃了晃，直挺挺地往后面倒了下去……

除了惊呼，我已经没有其他反应。还好蒋格手疾眼快，快步上前将她稳稳地接在怀里。

我吓得闭上了眼睛，向晚却在蒋格怀里，笑出了声。

“干吗那么害怕？我只是想试试我在你心目中的地位，是不是因为未央来了，就变了！”

“向晚！”蒋格皱了眉，将她从怀里放下，眼神里突然有了愠怒。

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真的没想到会吓到你！我只是想开个玩笑，你别生气了好不好？”向晚像个做了错事的小孩子一样，委屈着小脸，小心翼翼地过来拉蒋格的衣袖。

“好啦，我已经说过对不起了！你怎么还生气？”看蒋格真的生气了，她开始不停地摇他的衣袖，直到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升起雾气，蒋格才轻叹了口气。

“以后，都不许再开这种玩笑！我对你的好，永远不会因为任何人、任何事而改变。”

“可是我希望你也对未央好怎么办？”

他会对我好吗？那个永远只对向晚一个人好的蒋格，会对我好吗？

城市里的夜，总是来得浮躁而寂寥，歇斯底里的喧嚣过后，只剩下空荡荡的寂寞。

在这样的夜色里，向晚和我并排躺在床上，她搂着我的胳膊，脸上有着心疼的表情：“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你很小的时候就在孤儿院里生活，一年前的大火还差点儿要了你的命？”

彼时，窗外的星星正在一颗颗地往远处浮走，灰暗的天空像一口巨大的井，里面装满了我不想回忆的过去。

呵，孤儿院、大火、安安……这一切的一切，就算我如何逃避，都将永远刻在我心上。逃不脱，抹不掉，甚至连想，都会痛。那种痛，钻进血液，蚀心蚀骨。

如果可以，我永远都不想再回忆。

那时的天空总是灰的，一直像要下雨的感觉。

后来季泯浩告诉我，人的心情怎么样，他看到的事物便是怎么样。

那一刻，我才知道，原来天空不是灰的，只是我的心，是灰的。

那个时候，我做得最多的事情，就是丢下一大堆小朋友，一

个人跑去很偏僻很偏僻的地方，把头仰起来，想看看天空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颜色。

可看到后来，它们永远都是灰色的。

直到季泯浩和安安的出现，我的生命中才突然多了其他颜色，那些颜色温暖了我的整个童年。

福济孤儿院。

我还记得，刚认字时，总把福济两个字，读成“福齐”。而小朋友在这里的名字，如果来时不知道，就会根据他的身世来取。

像小河，是一位好心的阿婆在河边捡到的，然后送来了孤儿院。大山、小野，不用想也知道。

当孤儿院里的义工，微笑地站在我面前，把身子低下来问我叫什么时，我的眼睛里装满了敌意。

我倔倔地看着她，两只手用力地绞在一起，却不肯说一句话。

“小朋友，那你能告诉我，你家在哪里吗？”

我仍不说话，牙齿死命咬着嘴唇。

“那你妈妈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你爸爸呢？”

“你能告诉我，你怎么会跑到孤儿院来的吗？”

“……”

直到那个义工筋疲力竭，无奈地看着我，我仍瞪着空洞的眼睛看着她。她甚至已经把我当成了哑巴。

没有人知道，当我妈把我带到孤儿院门口，留给我的只有无限恐惧后，我能做的，就是用沉默与这个世界对抗。

那一年，我只有三岁。

她的样子已经变得很模糊，可她的表情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

她抱着我，一会儿哭一会儿笑，她把手从我的脸上慢慢移到了我的脖子上。



“他不要我们了，不要我们了！他骗了我，他说过他会离婚来娶我……”她说给我听，更像是在自言自语，“这世上的男人都不可靠！我要让他后悔！永远都后悔！”

她开始咬牙切齿般不停摇我，我吓得睁大眼睛，看着眼泪自她的眼里喷薄而出。

“妈妈，你别哭，别哭，你还有我。”我想伸手去擦干她脸上的泪水，她愣了一下，把手从我的脖子上移开，随即有更多的眼泪涌出眼眶。

她紧紧地抱住我：“别怪妈妈，真的别怪妈妈……”

那个时候，我根本无法了解她为什么要让我别怪她，我和大多数孩子一样，以为妈妈的怀抱永远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。

可最后，却成了我一生的噩梦。

她喃喃地叫着我的名字，然后一遍遍地说着对不起、对不起……

她后面还说了什么，我都已经不记得。我只记得她扼住我的脖子的手越来越紧，紧到我几乎喘不过气来，整个身体也跟着滑下来……

直到我气若游丝地叫了声“妈妈”，她才住了手。而我，眼睛里已经写满了惊恐，像只要被人杀戮的羔羊一样，求生的本能让我拼尽力气跑进了身后的孤儿院。

从此，对母亲的概念只有“恐惧”两个字。

我不敢闭眼，不敢睡觉，不敢听到别的小朋友提到妈妈。我整夜整夜地躲在被子里，不停地发抖。我甚至害怕去看别人的双手，觉得它们随时都会伸向我，要将我紧紧地扼住……

在我的世界里，除了恐惧还是恐惧。

我想我被整个世界抛弃了。

直到后来的后来，我才体会到她看着我跑进孤儿院时的心情，那不舍的眼神里到底藏的是什么。

为了让我死心，让我安心地在孤儿院里生活下去，她选择了

最残忍，也是最彻底的一种方法。

她用我的恨，来让我忘记她。

也许，她也是不得已吧。也许，这便是她能为我做的所有吧。

也许……

可她永远都不会知道，是她亲手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叫做绝望的种子。

在我那么小的年纪时。

一年很快过去。

这一年里，因为长得漂亮，又不说话，那些孤儿院里的小朋友都不愿意和我玩。

他们玩捉迷藏、老鹰捉小鸡、警察抓小偷的时候，我就一个人躲到院子后的大石头上，那是一块有两人高的巨大石头，不知道什么原因放在那儿。

冬天的时候，寒风贴着石头刮起来扫在脸上，有着刺骨的冷。夏天，炙热的太阳烤下来，又恨不得烫掉你的屁股。

可我愿意待在那儿，那是我一个人的私人领地，不被窥视，不被打扰，我可以在那里目光空洞地望着远方。

我已经习惯了孤独。我不会曲意讨好，更不喜欢笑给别人看。

秋叶落地的时候，义工们带了一个眉目单薄的小女孩到我面前，说：“她叫安安，是孤儿院里新来的小朋友。”

我坐在大石头上，面无表情地望过去。

安安怯怯地躲在义工身后，只探出个脑袋，一秒钟后又缩了回去。那目光里有着慌乱、忐忑，和不安。

我一下子就喜欢上这个像小鹿一样惊慌的小女孩儿。

义工难得看见我脸上有了表情，说：“她只记得安安两个字，所以我们就叫她安安好了。”



我从石头上慢慢滑下来，站在安安对面，对着她笑。

那是我到孤儿院后，第一次笑。我把这个温暖的笑，给了这个我见了第一眼就很想保护的小女孩儿。

“那不如，我们也给你取个名字？晓晓？嘉欣？桐桐？”义工们来这里免费做事已经很不容易，面对我这样一个问题儿童一定更不容易。

我不说话，只盯着安安看。这次她把身子探出了大半个：“怎么你没有名字吗？”

如果没有遇到安安，也许我会一直当个小哑巴，我以为孤儿院的大门已经阻断了我和过去的一切联系。可当安安用期望的眼神看我时，我还是开了口。

我说：“我有名字，我随我妈姓，我姓秦，叫秦未央。”

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形容安安，她和向晚完全不同。

向晚是在富足生活中长大的女孩子，她在温暖中孕育了一颗善良的心。她的世界里只有好与坏、善与恶，她习惯用一双爱的眼睛看这个世界。就算父亲的意外离去，母亲也出了精神状况，她心里仍存着满满的爱。这种爱，不会因为任何外力而夭折。

这可能是我和安安想拥有，却永远无法企及的奢望。

我用自己的倔强与这个世界对抗，安安的眼睛里却永远装满了惊慌。她像只瘦弱的小猫一样躲在我身后，看其他小朋友玩耍嬉戏，心里有着向往却又不敢靠近。

有比我们大的女生，踱步过来，打量我再打量安安，脸上有着讥笑的表情。

“怎么？不愿意和我们玩，却喜欢和这么一个丑八怪在一起？”

虽然只有四岁，却是自尊心极强的年纪。

那时的安安，很瘦很小，两条腿在裤管里空荡地晃着，像极了鲁迅先生笔下细脚伶仃的圆规。

她抬起在陌生人面前总是低着的头，眼睛里慢慢有了我看不



懂的东西。那东西不是懦弱、不是委屈，更不是惊慌，是这么多年以来，我一直都不敢去确认的东西。

是恨，是一丝一丝慢慢累积起的恨意。

她就那样盯着那个女生，直到那个女生变得无趣起来。

“看什么看，我有说错吗？自己长得丑还怕别人说！”

那是我第一次打架，第一次将比我大很多的孩子打翻在地上，让她向我求饶。

我铆足了劲儿，像头小牛一样一头将那个女生撞在地上，然后扑上去，和她像滚铁环一样滚到一起。直到我磕破了嘴角摔肿了手腕，那女生大叫着“我错了我错了”，我才从地上爬起来。

我拍拍身上的土，再擦擦嘴角的血渍，拉着已经抖成一团的安安，头也不回地走掉。

以暴制暴，是我那个年龄里所能理解的一切。

我被罚出去站一个星期。

孤儿院也有孤儿院的制度。那个被打的女生，痛哭流涕态度悔改。我站在院长面前，昂着头，只肯说一句：“是她先欺负安安的。”

院长叹了口气，说旁边的干事：“这个月末，安排那些愿意收养的家属，来看看吧。”

初秋的太阳永远不肯放弃它的热情。

我站在孤儿院露天的院子里，仰望着天空，让阳光在我身上镀上一层又一层颜色。

其实只要我开口，承认一声错，就可以跑去屋子里，过以前的生活。可我并不觉得自己错。

安安偷偷躲到一棵树后，小声地叫我。

“未央，未央。”

我被正午的太阳晒得有些发晕，以为出现幻觉。等循声望去，看到安安那小鹿一样的眼睛时，才发现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。



本来只是罚站，可是在出院长室时，我又盯着那个被打的女生，恶狠狠地说了句：“要是再敢欺负安安，我还会打你！”

于是，连午饭也没有了。

安安手里捧着一个大大的红薯，问：“你是不是很饿？”

她不说还好，一说我开始控制不住地直咽唾沫。我望一眼院长室，再望一眼那红薯，艰难地闭上眼：“我不饿。”

我不是怕被人发现后连晚饭也没得吃，我是怕连累安安。

安安似乎看出了我的挣扎，小声说：“没事儿，院长出去了，干事也去睡午觉了。”

“那你不早说！”我冲到安安面前，三口两口就将手里的红薯吃掉。吃完后，才发现安安也在拼命地咽着唾沫。

“怎么，你没有吃？”

“没事儿，我不饿。”

原来，安安用自己的午饭作为交换，才从厨房那里换来一个红薯，而这个红薯，此时已经葬身于我的腹中。

那个时候，我就对自己说，我一定要保护安安，保护这个宁愿自己挨饿，也跑来给我送红薯的小女孩。

只是，后来的一场大火，却让我再也没有见过安安。

过了很久，我和向晚都没有再说话。

直到窗外的一声猫叫划破夜空，她才松开搂着我胳膊的手，悄悄地擦去眼角的泪光。

“未央，你好可怜，以前竟然吃过那么多的苦。以后，就让我做你的亲姐姐，我再也不要你受苦。这里就是你的家，我妈妈就是你妈妈，我的就是你的，除了不能给你一个爸爸。”她有些难过地说道。

我捉紧她的手：“如果可能，我愿意用这种苦，来换安安的平安。”

她用力回握住我：“我真羡慕她，好希望能像她一样，做你